

中国制造简报



尚未到来的城市生活基础设施

Jessica DiCarlo 和 Courtney Wittekind,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3 月，一年一度的亚洲研究协会 (AAS) 年会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由 **Courtney Wittekind** (Harvard University) 和 **Jessica DiCarl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组织的尚未到来的城市生活基础设施 是该年会中的双专题小组会议。**Pallavi Gupt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 **Dan Luo**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Sarah Moser** (McGill University) , **Tim Oak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 **Jesse Rodenbiker** (Rutgers University) , **Laurence Côté-Ro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 **Grace Yixian Zhou** (Cornell University) 以及 Courtney 和 Jessica 各自进行了专题演讲。

该专题小组合作起源于[第三次中国制造研讨会：基础设施在东南亚的社会生活](#)。我们注意到各自在老挝和缅甸的研究中有几个共同的主题，特别是在城市规划的时间性和模式方面。我们的研究侧重于“正在建设中”或“尚未建成”的城市，而这些项目的形成依赖其充满想象力、推测性和面向未来的本质。小组专题讨论从我们在东南亚对创造新城市形态和未来的提案的观察开始。事实上，新城市和城市模式在亚洲和非洲越来越普遍 (Keeton 2011; Nielson 和 Simone, 2017; Oakes 2019) 。它们既不同于现有的“老城”也不同于现在“过时”的城市规划模式，学者们批判新城市和城市模式加速促成不平等、不可持续和不宜居住的城市空间。无论是标榜为“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工业中心”还是“经济特区”，新的城市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它们试图打破有缺陷的城市发展历史，即使它们曾经在其他时间和空间徒手建立过城市。例如以高度现代主义规划的伊斯兰堡、从“泥滩”到特大城市崛起的新加坡、中国自 1949 年以来的“新城”浪潮 (Wang 2022; Xu 2022; Oakes, 2019) , 或作为“世界级城市”的德里 (Ghertner 2015) 。Nielsen 和 Simone (2017) 认为“乌托邦城市模型”通常被设想和建造在它们打算替换的现有地点旁边。这些规划中的城市被宣传为特殊的，不同于过去失

败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的专题小组所展示的那样，在从实地考察这些项目时，这些光鲜亮丽的承诺很快就会消失，带来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虽然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城市发展的乌托邦形式上，特别是以开发商对新城市项目的宣传为代表，但如起初所想象的那种“世界城市”却鲜少被建成（Roy 和 Ong 2011）。事实上，绝大多数新的城市开发项目仍然“未建成和未完成”（Carse 和 Kneas 2020），被归类为仅存在于演讲和网站上的“幻灯片城市”（Moser 和 Côté-Roy 2020）。同样，许多拟议中的城市开发项目被暂停、推迟或彻底取消——只存在于“纸上”或政治家、工程师和未来居民等未实现的梦想中。我们认为，在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发展的轨迹中，“尚未到来”的城市已经作为充满期待的对象浮出水面。作为希望、恐惧、期待和焦虑的源泉，“尚未到来”的城市具有不仅改变地方未来，还有改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域和全球互联网络以及投机和投资途径的潜力。



在休息的拆迁工人。大楼上的红色喷漆写着“禁止靠近”。摄于昆明，中国。图源: Jesse Rodenbiker, 2017.

除了新城市的时间性之外，中国模式的概念在两个小组讨论中都很突出。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用“中国模式”发展的概念理解新城市有多大用处。认知广泛但参差不齐的“中国模式”发展现在也有其他类似的对应方，例如由韩国国家主导的“新城模式”，以及自称“非洲的新城市建设者”的国际私企 Rendeavour (Moser 和 Côté-Roy 2020)。在最近一篇关于摩洛哥的论文中，Côté-Roy 和 Moser (2022) 认为城市模型的连贯表层反而被混乱所支撑，同时他们通过“有用的模糊性”这一概念对其进行了验证。同样，两个讨论小组的论文都强调了扰乱未来城市承诺的特定地点偶然性，从而挑战了任何类型的连贯模式，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因此，将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解为拥有跨国本质而非一个国家模式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总之，审视项目本身，它们的相关历史，以及它们的当地背景比从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而更有效。

两个讨论小组从这些总体观察中衍生出来：一个讨论小组质疑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和中国模式，另一个小组探讨城市建设的时间性。



展示于开发商酒店的磨丁经济特区微型模型。摄于磨丁，老挝。图源：Jessica DiCarlo, 2019.

在第一部分“[效仿全球性城市](#)”的讨论中，小组成员对政治家、开发商和规划者动员的几个跨区域计划和模型进行了反思。这些讨论很快清楚地表明具有特定国家来源的“模型”并没有捕捉到项目内部的变化以及塑造它们的当地政治经济结构。追踪项目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之间的流动，小组成员考虑了“新城市”模型在全球传播时所创造的新空间或区域、关系和网络。与经常被引用的中国模式相比，Laurence Côté-Roy 表示，马来西亚城市建设专业知识已经传播扩展到非洲，塑造了许多尚未到来的城市。然而，除了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治理，论文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项目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的大相径庭。在实践中，来自其他地方的模型通常会受到当地突发事件、实践和政治的影响。中国模式或马来西亚城市能更好地被理解为在特定地方形成的关系过程。事实上，Tim Oakes 指出，在考察实地项目时，基于特定国家身份或文化相关性的模型的想法很快就会被打破。然而，城市发展模型的确提供了一定的话语和理想的愿景。然而，这些期待在项目本身中并不经常实现。Sarah Moser 研究的马来西亚的森林城市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紧张关系。森林城市不是开发商提倡的“未来生态城市”，而是通过复制殖民时代引入的城市形态和权力动态，如种族化飞地和迎合外国美学，延续了排斥的逻辑。

该小组同时强调了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暴力。在对梅溪湖国际新城的研究中，Grace Zhou 质疑城市的构成以及其为何而建。她认为推动新城建设的更多的是投机经济，而非改善生活或公平的愿望。同样在印度，Pallavi Gupta 展示了在“更新更清洁的”车站技术被带到了规划和推广的最前沿的同时，让火车站基础设施运行的工人是如何被隐形并推到幕后的。换句话说，技术系统并没能人类提供支持，相反，是人类在为技术系统提供支持。最后，通过中国西南城市的拆迁，Jesse Rodenbiker 认为，长期居住在部分拆除的基础设施中弱化分散了居民对国家移民项目的抵制。他生动地展示了拆迁如何将城郊村庄变成“危险的拼凑”和基础设施废墟，从而削弱了居民留在原地的集体意愿。

在第二场关于[时间和时间性](#)的讨论中，学者们反思了“尚未到来”城市的本质，强调人们对“新城市”充满了期待，认为“新城市”意味着动力和速度的保障，即使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基于其在中国、缅甸和老挝的拟建城市中收集的实证材料，参会学者研究了生活和周遭世界如何在发展中暂停，以及各种具有时间限制的想象力如何（重新）塑造城市。小组成员强调了各种主题，包括项目未完待续时希望和期待、不确定性和技术性失败。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意识形态的，是对快速而流动的未来的承诺。通过两本当代中国科幻作品将论文中的主题联系在一起，Dan Luo 详细描绘了对未来城市轻巧、快速、庞大和负担得起的想象。她认为，现在和过去的焦虑构成了未来城市建设的可能性。

尽管未来的城市发展是以速度为前提，但它们往往会延迟、受阻甚至被暂停。Tim Oakes 观察到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快速城市化”中速度与暂停的悖论。在他关于中国贵安新区

的论文中，他阐明了在承诺的新城市和周边交通网络之外的零散基础设施影响。暂停、等待和期待也充斥着缅甸新仰光 and 老挝磨丁的城市项目。在每个情境下，我们都提出了线性项目时间的概念如何与项目实际中断并使人们处于长时间等待状态或期望破灭的境况形成对比。这种等待导致人们需要计算如何以及何时可以对即将进行的项目进行干预，以及他们如何经常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正如 Courtney 所说，项目时间“不可避免的崩溃”会伤害那些生活和希望与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人们必须在基础设施时代的开始、停止和间歇中摸索前进，而不是满足于其寄予厚望的“中国速度”。

因此，在这两个小组讨论中，基础设施既是实际分析对象又是研究分析工具。在强调 Brian Larkin (2013) 的方法时，Tim Oakes 指出，“基础设施是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基础设施的视角所指向的问题不是计划与实际建造的内容，而是未来城市或城市模型作为社会技术关系的过程和系统的轨迹。许多论文将从城市和基础设施新城市提案、项目规划到“完成”的“中间”时期的利害关系理论化，无论这些阶段时间如何被定义。他们还反击了中国模式和国家城市建设模式的概念。对于这些学者而言，新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绝不是连贯的。相反，这个过程总是被实际发生的混乱、复杂和模糊性所破坏。

会议参与者

Session I: Modeling the Global City

- Infrastructural Diffusion: Governance through demolition in China by **Jesse Rodenbiker**
- City buil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ase of Meixi Lake New Town by **Grace Yixian Zhou**
- Smart cities, clean cities, and the invisible cleaning workers: A case study of railway stations in India by **Pallavi Gupta**
- Malaysian city models in Africa: Circulations of Malaysian expertise and new relational geographies in African city building by **Laurence Côté-Roy**
- Echoes of colonial planning in a 'futuristic model eco-city' by **Sarah Moser**

Session II: Time and Temporality

- (Il)licit urbanism, eventuality, and the rhythms of a city yet-to-come by **Jessica DiCarlo**

- Between anticipation and hope: The smart city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by **Dan Luo**
- Between futures foretold and futures on-hold: Infrastructural promise, temporal navigation,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a New Yangon by **Courtney Wittekind**
- Speed and Suspension: Urban China's fitful lurch into the future by **Tim Oakes**

--

Jessica DiCarlo 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的 Chevalier 博士后研究员。她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得地理博士学位并撰写研究在亚洲的全球中国，特别是老挝、尼泊尔和印度。其研究被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Geoform, Ecology and Society, 和 Ambio 所发表。她也是 The Rise of the Infrastructure State (2022) 的联合主编。

Courtney T. Wittekind 是社会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和哈佛-梅隆城市倡议项目研究员。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当代缅甸的城市发展和无保障经济两点。一方面作者通过民族志研究因雄心勃勃的新仰光开发项目而正经历快速转型的仰光西南部，具体研究不确定性中的规划政治。另一方面是探讨缅甸更广泛的政治过渡——作者认为地方对大规模、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的延误和推迟的反应可能会揭示对新生改革的相关立场。该研究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温纳格伦基金会和哈佛奖学金委员会的支持。2022 年，作者将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加入耶鲁大学的农业研究项目。

References

- Côté-Roy, L. and S. Moser. 2022. A kingdom of new cities: Morocco's national Villes Nouvelles strategy. *Geoform* 131: 27-38.
- Ghertner, A.D. 2015. *Rule by Aesthetics: World-Class City Making i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eton, R. 2011. Rising in the East: Contemporary new towns in Asia. International New Town Institute, SUN.
- Nielson, M. and A. Simone. 2017. The generic city: examples from Jakarta, Indonesia, and Maputo, Mozambique. In P. Harvey, C. Bruun Jensen, & A. Morita (Eds.), *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A Companion* (pp. 128-14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oser, S and L. Côté-Roy. 2020. New cities: Power, profit, and prestige. *Geography Compass*, 15(1): e12549.
- Oakes, T. 2019. China's urban ideology: new towns, creation cities, and contested landscapes of memor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60:4, 400-421. DOI: 10.1080/15387216.2019.1668815

Wang, L. 2020. China's new town movements since 1949: A state/space perspective. *Progress in Planning*, p.100514.

Xu, B., 2021. China's New Towns in Controversy: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